

关于地方院校翻译专业硕士培养的思考

郑 杨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翻译专业硕士,简称MTI(即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截至2018年,已从2007年最初15所高校发展到249所,从最初英语一个语种到今天囊括十多个语种,但迅速扩大的MTI也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如何在广地域、多层次的249所高校中实现“高层次、应用型、职业化”的教学目标,如何建设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如何建立与地方院校相契合的翻译实习基地等。文章聚焦地方院校MTI发展中的得失,通过对地方院校MTI教师与学生的半结构化访谈,对照全国共性问题,揭示地方院校在实现MTI人才培养目标和完成MTI基本教育过程之间的差距与困惑。

关键词: 日语MTI; 课程设置; 翻译实践; 师资建设; 实习基地

中图分类号: G64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19)06-0115-04

伴随国际化、全球化与我国“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国家越来越亟须培养具有精准表达中国话语能力的翻译人才,这也是MTI迅速成长起来的社会大背景,但如何培养我国翻译人才,如何定位翻译专业硕士教育,却是许多高校正在摸索的课题,尤其是MTI学位点由最初集中在“985”“211”等15所高校扩展到目前全国249所高校,呈现多层次、广地域的特征,同时,如何既能实现“专业性、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又能建立突出地方特色的MTI教育体系,这是很多地方院校的困惑之处。

一、我国翻译专业硕士(MTI)的发展回顾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学位授予制度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改革之初的研究生教育是精英化教育,为国家培养社会急需的科研人员;二是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实践型人才的需要,从1990年代起国务院先后设置了教育硕士(MEA)、公共管理硕士(MPA)等,但到2008年为止,专业硕士在研究生学位授予整体中所占比例依然很小;三是从2009年至今的第三个阶段,专业型学位授予比例大幅提升,截至2015年,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比例达到整体研究生比例的40%以上^[1]。专业硕士迅速增加与教育部有意识地提高专业硕士比例密切相关,如2010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特别是同年专业硕士学位由单证改为毕业证、学位证双证齐全等一系列举措,增加了专业硕士在社会上的认可度。

在此背景下,我国取得MTI学位点资格的培养单位从

2007年第一批15所高校^①,迅速增加至2018年的249所高校^②。其中,2010年可谓我国MTI专业跨越式发展的一年,获得专业学位点资格的高校跃升为159所。截至2018年,累积总招生人数为5.3万,毕业生人数在3万前后^[2]。MTI的语种也由英语一枝独秀到现在囊括俄语、日语、德语在内的十多个小语种,但是迅猛增长的MTI成绩和问题都很突出。学界对MTI从学科基础、基础设备、课程设置到教学管理等都是喜忧参半的评价^[3]。MTI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委员仲伟合在2018年工作会议上总结MTI建设的成就集中体现在MTI教育进入规模化、规范化,进入质量提升与特色并行的发展阶段,同时进入本土化与国际化融合的发展阶段。这些标志着曾经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翻译专业明确了自己的学科地位,明确了其人才培养目标和路径。正如教指委委员柴明颀所指出的,从师资建设、课程建设到实践基地,我国今后亟须对MTI做出综合的体系性调整^[4]。

事实上,为了促进MTI的规范化,提高整体质量,教指委开展了几次评估工作^③,评估专家指出各高校的共性问题如下:一是专业特色不明显;二是课程设置欠缺合理性;三是专任教师翻译实践量不足,兼职教师不符合规范;四是学生翻译实践量不足,翻译资格考试参与率不足;五是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不够完善;六是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等^[5]。其中,2014-2015年历时近1年的评估是对2009-2011年获批的144所院校进行的专项评估。其结果是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给予133所院校“继续授权”、10所院校“限期整改”、1所院校“撤销”,而被告知有问题的院校主要集中在地方院校。

收稿日期:2019-03-02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黑龙江省日语翻译硕士人才培养的战略研究”(编号: SJGY20170206);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黑龙江省日语翻译硕士人才培养的战略研究”(编号: WY2017059-B)。

作者简介:郑杨,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日文化比较、家庭社会学。

“限期整改”或“撤销”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课程建设过于学术型,未突出 MTI 翻译实践型课程特色。综上所述,我国 MTI 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从 2007 年作为起步较晚的专业型硕士,到 2010-2014 年的飞跃式发展,再到 2015 年教指委以评促建对各培养单位进行规范,开始将 MTI 整体质量、内涵式发展作为今后的发展目标。

二、地方院校 MTI 的发展与困境

2007 年,我国首次获批 MTI 学位点的 15 所高校中除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以外,都为“985”“211”院校。2008 年第 2 批 MTI 学位点的 25 所高校中虽然“985”“211”院校比例有所降低,但学院除了“985”“211”院校以外,也多集中在历史悠久的外语类著名院校。自 2010 年全国第 3 批 MTI 学位点增至 159 所(含前两批)起,各级各类地方综合院校开始成为 MTI 的主力军。2011 年第 4 批仅审批合格一所院校,即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翻译硕士)的民办高校。2014 年第 5 批获得 MTI 学位点的培养单位主要集中在理工科等单科地方院校,或省部共建院校,或省属地方院校。

接下来以笔者调研的黑龙江省高校为例,鸟瞰地方院校 MTI 的发展。2008 年,黑龙江大学作为全国第 2 批 25 所高校之一获批 MTI 学位点授予资格,黑龙江大学虽然不是“985”“211”院校,但是作为以外语为特色的地方院校,其前身为 1941 年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校俄文队,俄语至今为全国的前沿学科。在 2010 年第 3 批 MTI 学位点审批过程中,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 4 所高校获批,其中,前两所为部属理工科类见长的“985”“211”院校,后两所为省属综合院校,从院校的属性看,与全国 2010 年获批的 MTI 学位点培养单位分布类型一致。2014 年,牡丹江师范学院作为第 5 批 MTI 培养单位获批,其学校属性为省属本科院校,在同年获批培养单位中,省属地方院校居多。

至此,黑龙江省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点覆盖了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师范类大学,语种也从最初只有英语到目前涵盖了俄语、日语等小语种,并与全国其他培养单位一样蓬勃发展,开始为社会输送大批翻译人才,但也存在全国 MTI 的共性问题。因此,在 2014-2015 年的评估中,黑龙江省有 2 所高校 MTI 评估结果为“限期整改”,理由集中在“教师偏学术型,翻译实践量不足,缺乏相关专业的翻译经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学术型化”“实习基地与翻译专业的匹配度不够”“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等。

事实上,上述问题是在全国 MTI 迅速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地方院校面临的共通问题和相似隐忧。正如在 2014 年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年会上,国务院学位办孙也刚副主任所指出的专业学位“地位被矮化”“招生赢利化”“培养学术化”“管理边缘化”的“四化”现象^[6],即专业型研究生从招

生,到在校期间的培养,再到进入人才市场存在多重的尴尬。具体而言,首先,因考入地方院校翻译专业的学生大多未计划今后从事翻译相关工作,而是期望以最短时间获得学位;其次,各地方院校对 MTI 教育尚处于摸索阶段,这导致在专业型与学术型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上区别不大,甚至沿用传统学术型硕士培养模式的地方院校并非特例,而这一点对于师资力量原本就薄弱的地方院校尤为突出;最后,专业硕士在“重科研轻教学”、唯 C 刊论的高校评价体系中,各地方院校为提升在全国排名,对专业硕士远不如对一流学科、一流专业的投入力度大,使得专业硕士教育被边缘化。

面对上述 MTI 发展过程中也尤为突出的“四化”现象,教指委不断建立各种标准,出版各种相关教材,出台各种规范指导,希望通过对各高校 MTI 教学评估,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效果,让全国翻译专业硕士的整体质量迅速提升。例如,教指委出台了一系列条例,用以对生源质量进行把控,对师资和实习基地质量进行规范,从而保证 MTI 建设的质量^[7]。尽管如此,课程设置的学术化、师资力量的不足、计算机辅助翻译(CAT)传译室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翻译实习基地的匮乏等依然是困扰地方院校 MTI 人才培养的问题所在。

三、地方院校 MTI 建设过程中的共性问题

我国 MTI 在建设过程尚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聚焦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实习基地建设,挖掘地方院校的共性问题。

1. 课程设置:脱离学术型建设专业型特色课程中缓步前行

依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学位办(2007)78号)，“高层次、应用型、职业化”是 MTI 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核心,但在课程设置上并未对各高校的 MTI 进行统一规范,其理由是有利于培养多元化的翻译人才,满足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翻译人才市场需要。这虽然让一流院校拥有突出自己课程特色的空间,但成为很多地方院校的困惑之处。因为地方院校既从实力上无法照搬一流外语院校的课程设置,目前又尚无足够成熟的适合地方院校水平的课程模板。而提炼课程特色是在完成基本教育内容后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对于很多地方院校完成教指委提出的基本教学任务已经是使了浑身解数。

由于未对如何实现“高层次、应用型、职业化”的教育目标提供相应的测量指标,导致许多高校一边要建立突出上述特点的人才培养目标,一边在课程设置上沿用传统学术型课程教学模式。例如,中日经济贸易往来亟须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译员,能够精准地进行合约、合同等相关文件的翻译,但在实际教学中“日语笔译”课程大多偏向于文学类翻译^[8],而其他语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笔者对黑龙江省 3 所高校、4 个不同年度版本的课程设置进行比较分析时发现,尽管地方院校尽力从简单“模仿”到

尝试摸索“创建特色”课程,但依然难免流于“同质化教育”,例如,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4年版、黑龙江大学2018年版、牡丹江师范学院2015年版中,80%—90%的课程设置与教指委的指导建议是相同的。因为作为我国尚无成熟经验可寻的新兴的MTI教育,对于地方院校来说,教指委的指导建议可谓金科玉律。

2. 师资队伍:在重科研成果轻翻译实践的高校评价体系中左右为难的教师

师资是MTI教育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教师既是课程的诠释者,又是教材与学生之间的重要桥梁。因此教指委建议导师定期参加翻译专业培训、口译实践等,提高教师的翻译职业能力。同时为了补充高校教师口笔译实战经验的不足,组织和参与翻译项目经验的不足,要求MTI学位点有一定比例的兼职导师^[9],但与MTI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师资力量匮乏是各高校的共性问题,对于地方院校尤为突出。

导致MTI师资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各地方院校面对迅速发展起来的MTI,尚未做好师资积累,导致很多MTI导师是学硕与专硕的双跨型导师,既缺乏翻译经验,又容易惯性地沿用学术型的培养方式。其次,与一流院校相比,地方院校的人才评价体系更为保守。如在高校评价体系中,MTI导师所必需的译作等并不在评职业绩范围之内,这导致教师参与翻译实践动力不足,从而使MTI导师后备力量匮乏^{[10][11]}。最后,兼职导师需满足教指委出台的《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兼职教师认证规范》要求,如丰富的翻译经验、“高学历、高职称”、6年以上翻译职业经历,并承担1—2门符合培养要求的课程^{[12][13]}。而上述对兼职导师的要求很难适应地方院校的实际状况,如承接小语种的翻译公司在地方城市不多,导致地方院校很难如“985”“211”院校那样获得兼职导师。

笔者对黑龙江省4所高校日语MTI招生人数和导师数调研发现,地方院校每年每个专业招生人数除了1所院校笔译20人以上,主要集中在10人左右,甚至有5人左右的,而各院校MTI导师数则普遍在6—8人之间,可以说每所院校的规模都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数量不足自然会导致办学资源不足,间接结果是用于教师培训费用匮乏,而师资力量的匮乏又会导致生源不足这一恶性循环。

3. 实习基地建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

半年翻译实习可谓MTI实践型人才培养的特色之处,但对于地方院校从建设签约实习基地,到实习基地的兼职导师的认证与评聘,再到派送学生去实习半年,从日常管理到全程监测翻译实践效果,现实情况与理想的教育目标之间存在差距。首先,2013年获得MTI教指委和中国译协认证的首批MTI实习基地为23家,通过兼职导师认证的只有41人^[14]。这与目前全国249所高校的MTI专业对实习基地和兼职导师需求之间,存在缺口和差距。其次,地方院校学生有两重尴尬:一是在翻译实习基地真正参与到翻译实质性工

作的机会并不多;二是有些翻译公司希望交给学生实际性工作,但因在校期间学生未接触过相关翻译软件、翻译辅助工作,而无力承担。

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985”“211”高校相比,上述情况在地方院校尤其普遍。再以笔者对黑龙江省4所高校日语MTI实习基地的调研为例,进入翻译公司实习的学生有机会承担与日语相关的翻译工作机会很少,甚至有学生在整个实习过程中主要承担的是与英语相关的工作,而即使从事与日语相关的工作,也主要是翻译前期的文档整理、语料库的比对和初期建设工作。因此尽管在培养方案中对实习基地将给学生实践能力带来提升有很高的期许,但与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日常教学中通过承接外交部等各级各类项目操练学生的翻译能力相比,地方院校实习基地建设却是在“理想很高端,现实很骨感”中蹒跚前行。

四、翻译专业硕士培养的建议与展望

1. 培养实践型翻译人才: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并重的特色课程

按照教指委的建议,MTI课程设置旨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在实践,但过于重视翻译实践的MTI教育也被指出“重器而轻道”等弊端,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实现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并重的课程设置是今后重要的课题。需要设计翻译基本技能(实践模块)与翻译理论(理论模块)相结合的课程模式,从而实现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并重的课程设置^[15]。如在通过日本女性晚婚不婚的新闻报道、女流文学等素材训练学生翻译技能的同时,结合社会性别问题等翻译理论,引导学生从更高的视角探索和思考翻译的本质问题,从翻译实践中体会“男主外女主内”日本文化特征以及日语中男女有别的语言习惯。并利用网络时代的教学辅助资源,既促进特色课程的建设,又缓解大多为“零起点”日语本科教学与MTI“专业型”培养之间的脱节现象,将课堂教学时间有效地用于探究型、思辨型课程,通过“线上翻译实践,线下学生翻译切磋、学生互评、教师点评”来培养学生的翻译理论素养。

2. 地方院校师资建设:各院校导师的联合机制与特色教学团队的建设

支撑和形成课程特色的是具体进行教学的教师,而MTI师资匮乏却是地方院校的普遍现象。基于这一现实,笔者认为,首先,对管理层、任课教师进行定期的系统培训,以此建立同区域和跨区域的观摩课和评教机制。其次,若地方院校的MTI建立导师联合体制,可通过导师资源共享弥补地方院校口笔译资源不足。笔者调研的黑龙江省日语MTI4所高校,导师数都偏少,但若将省内导师联合起来,队伍就不仅在数量上壮大,还易于形成多元化的导师队伍,形成特色课程。最后,需要教指委敦促地方院校出台对翻译成果的相应奖励制度,将MTI导师必备的翻译成果纳入职称评聘指标,吸纳

年轻教师进入 MTI 导师梯队。

3. 地方院校翻译实习基地建设: 本地化和线上、线下实习基地并行机制

“实践能力”“专业性”是 MTI 教育的关键词, 而实习中的翻译实践可以说是实现这些特色的重要手段。首先, 突出本地化特色的 MTI 实习基地并不是每个高校都能做到的。以哈尔滨和上海的日语 MTI 实习基地为例进行比较, 很容易发现尽管受历史影响, 日语教育历史和日语人才储备哈尔滨优于上海, 但受本地经济状况的影响, 上海的日企等资源为建立与日语相关的本土化的实习基地提供可能性, 而哈尔滨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需要拓宽互联网时代的日语资源, 如不再囿于传统的实习基地, 充分利用网络, 建立线上、线下的实习基地, 或建立传统实习基地与网上实习基地相结合的模式, 为学生提供可以体验实际翻译流程和翻译实战的机会。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弥补教学时长的不足以及课堂内无法提供的翻译实践机会, 将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注释:

- ①我国的 MTI(翻译专业硕士)是我国国务院委员会批准设立的第 18 种专业学位。2007 年 3 月开始学位试点工作, 随后 15 所高校获批开始招收第一批翻译硕士。
- ②249 所高校中还包括 5 批次以外通过动态调整, 自主调整而增设的 MTI 学位点。
- ③2013 年 MTI 教指委会主题是“以评促建, 全面加强 MTI 教育质量的管理”, 之后 MTI 教指委开始对全国各高校的 MTI 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 [1]田贤鹏. 解构与重构: 高校研究生教育制度变革 40 年回顾[J]. 现代教育管理, 2018(11): 26-32.
- [2][5]赵军峰, 姚恺璇. 服务需求 改革创新 内涵发展——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018 年会综述[J]. 中国翻译, 2018(9): 77-79.
- [3][6]仲伟合. 我国翻译专业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翻译, 2014(4): 40-44.
- [4][12]柴明颀.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上外高翻综合改革试点[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2): 91-95.
- [7]郑 杨. 我国 MTI(翻译硕士专业)建设的回顾与反思[J]. 学理论, 2018(8): 181-183.
- [8]钱晓波. 探讨日语 MTI 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以东华大学外语学院为例[C]//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12: 72-78.
- [9][13]平 洪. 对我国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发展的反思[J]. 翻译教学, 2016(5): 49-53.
- [10]仲文明. 论我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J]. 外语与翻译, 2018(3): 74-78.
- [11]仲伟合, 姚恺璇. 从专项评估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问题[J]. 东方翻译, 2016(2): 4-9.
- [14]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习基地及兼职教师认证工作启动[EB/OL]. 中国译协网, http://tac-online.org.cn/ch/tran/2013-08/15/content_6212676.htm.
- [15]李 晶. 对“学术型”翻译硕士研究生(MA)培养模式的再思考——以天津外国语大学 MA“汉英翻译”实践课程教学为个案[J]. 中译外研究, 2014(1): 106-115.

Reflection on the MTI Train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ZHENG Ya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master degree in translation, MTI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s grown from the first 15 universities in 2007 to 249 by 2018, from the initial English language to more than 12 languages today. However, the rapidly expanding MTI also faces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how to achieve the “high-level, application-oriented, and professionalized” teaching goals in 249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 wide area and at multiple levels, how to build a curriculum system that combine practice and theory, and how to establish a translation practice base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TI.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MTI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mpared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in China, it reveals the gap and confusion betwee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chieving MTI talent training goals and completing MTI basic education processes.

Key words: Japanese MTI; curriculum design; translation practice; faculty construction; internship base